

DOI: 10.13288/j.11-2166/r.2018.02.020

百 家 园

麻子仁丸中芍药名实刍议

赵艺涵¹, 曲华², 史大卓^{2*}, 高铸焯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5 号, 100700; 2.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摘要 将《伤寒论》流传校勘过程中涉及的医方与同代本草著作相互对照发现,《本草经集注》之前未有赤芍、白芍之分。张仲景时代芍药的净制方法很可能为不去皮不水煮直接使用,与现代赤芍相似;宋代及宋以后医方中赤芍、白芍普遍分开使用,所载麻子仁丸隐含使用赤芍之意。基于与同代本草所载的净制方法相似及同代本草和医方药物功效的佐证,提出《伤寒论》麻子仁丸所用芍药当为现代的赤芍。厘清麻子仁丸中芍药名实,有助于临床正确理解并运用麻子仁丸。

关键词 麻子仁丸; 芍药; 赤芍; 白芍; 本草考证

麻子仁丸出自《伤寒论·阳明篇》第 247 条,由麻子仁、枳实、杏仁、芍药、大黄及厚朴组成。因东汉时期尚无白芍之称,更无白芍与赤芍之分,故对麻子仁丸中的芍药该用白芍还是赤芍尚未取得统一认识。现代中医教材中多释为白芍,成药及临床中医师在处方时也多用白芍。现代研究麻子仁丸时,多依据白芍的药物功效或方义配伍反推得出张仲景时代使用的芍药应为白芍,但现代赤芍、白芍的药物功效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用后世功效记载及方义配伍去推论汉代究竟所用何物确实不妥。同时代的医方与本草著作相辅相成,所叙内容可互相参考。将《伤寒论》流传校勘过程中涉及的医方与同时代本草相互参考对照,比较白芍与赤芍药物名称、净制方法及功效记载,在医方中比较麻子仁丸条文记载,以期客观考证麻子仁丸中芍药的名实。

1 本草中芍药名称与分类依据随时代而改变

1.1 汉代前后本草以芍药为药名

成书时期与《伤寒论》相近的《神农本草经》将芍药列为草部中品,并有“芍药,味苦平,生川谷,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癥瘕,止痛,利小便,益气”^[1]的记载,这是现存本草书籍中最早的有关芍药的记载,其中并无所用部位及赤芍、白芍划分的说明。其后的《名医别录》记载芍药“味酸,微寒,有小毒。主通顺血脉,

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大小肠,消痈肿,时行寒热,中恶,腹痛、腰痛。一名白木,一名余容,一名犁实,……生中岳及丘陵。二月、八月采根,暴干”^[2],对芍药的净制方法有了较为简略的说明。《现代中药炮制手册》中记载的赤芍净制方法为“春秋二季采挖,除去根茎、须根及泥沙,晒干”^[3]。可以看出,《名医别录》中所记载的芍药直接采收并曝干的净制方法与当今赤芍的净制方法较为类似。

1.2 南北朝本草开始区分白芍和赤芍

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今出白山,蒋山,茅山为好,白而长大,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俗方以止痛,乃不减当归”^[4]。该记载是本草文献中首次将芍药分为赤、白二种。其后唐代的《新修本草》对芍药并无新的发挥,同代的《药性论》也未将芍药分类。五代《日华子本草》中则载“赤色者多补气,白者治血,此便芍药花根。海、盐、杭、越俱好”^[5]。可见宋代以前的本草渐渐开始出现赤芍、白芍的分化,但尚无具体判断方法。

1.3 宋、金、元代本草普遍将芍药分为赤芍、白芍

与同时期医方中明确记载白芍和赤芍相辅相成,宋代本草对于赤、白两种芍药的产地、植物性状及功效都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本草图经》载“芍药……春生红芽作丛,茎上三枝五叶,似牡丹而狭长,高一二尺。夏开花,有红、白、紫数

* 通讯作者: shidazhuo@126.com

种,子似牡丹子而小。秋时采根,根亦有赤、白二色”^[8],说明在宋代有以植物根的颜色来区分赤芍、白芍的方法。除将芍药分为赤、白两种外,《本草图经》还将芍药分为金芍药与木芍药两种,即“芍药有金芍药,色白多脂;木芍药,色紫瘦多脉”。《证类本草》也根据花色分别赤芍、白芍,曰“此有两种,赤者利小便下气,白者止痛散血,其花亦有赤、白两色”^[9]。以花色分赤芍、白芍者还有元代的王好古,其在《汤液本草》中言“今见花赤者为赤芍药,花白者为白芍药,俗云白补赤泄”^[10]。

1.4 明代本草白芍、赤芍开始替代芍药作为药名

约成书于公元 1505 年的《本草品汇精要》^[11]中,正式将白芍药及赤芍药作为条目罗列,赤芍药后还特别注明“原附芍药下今分条”。其中每味中药均分为苗、收、用、色、质及制等几个方面论述。白芍药用“根坚实者为好”,赤芍药用“根肥实者为好”;白芍药制以“生用或炒用,酒浸行经”,赤芍药则制“以竹刀刮去粗皮,细锉微炒,生亦可用”。可以看出,赤芍药削去粗皮保留栓皮的净制方法与现代赤芍的净制方法有一定相似性,但白芍生用与今白芍削去栓皮并水煮的净制方法则不同。陈嘉谟的《本草蒙筌》还记载“赤利小便去热,消痈肿破坚积,主火盛眼疼要药;白和血脉缓中,固腠理止泻痢,为血虚腹痛捷方”^[12]。可以看出,明代赤芍、白芍的功效已明显分化且与现代用法更接近。《本草纲目》除对前代本草有较为详尽的整理,还多有发挥,对芍药亦进行了补充说明,曰“其品凡三十余种,有千叶、单叶、楼子之异。入药宜单叶之根,气味全厚。根之赤白,随花之色也”^[13]。李时珍认为,芍药叶少根肥者,气味全厚为佳,并且根色随花色而改变,对于宋代区分赤芍、白芍的方法进行了补充。

2 医方中芍药随时代发展而逐渐分类使用

现今通用的《伤寒论》多以赵开美本为准。据考证,这一版本是由赵开美翻刻自北宋元祐三年刊行的小字本《伤寒论》,翻刻基本逼近原貌^[14]。北宋校正书局林亿等人于宋熙宁年间进行了《伤寒论》《金匱要略》等书的校对。有学者^[15]考证认为,宋本《伤寒论》在药物种类及药物名称方面与汉代《神农本草经》有许多不同,现今通行的《伤寒论》带有浓重的宋人整理痕迹,已不是汉代《伤寒论》原貌。故以宋代为节点,将宋以

前医方与宋及以后医方分别考证,以期辨析《伤寒论》麻子仁丸中芍药为赤芍或白芍。

2.1 宋以前医方均以芍药处方,但已有赤、白分类之意

经学者考证^[14],《金匱玉函经》是《伤寒论》在六朝时期的另一种传本,北宋校正书局曾加校订,谓与《伤寒论》“同体而别名”,《金匱玉函经》可补赵开美本之缺。《金匱玉函经》中所有含芍药的方剂均未分赤、白而只记以芍药,但在卷七方药炮制中有“用木芍药刮去皮”之语,可见至少在当时芍药入药已有分化倾向,并不以芍药一名统之。有学者^[13]指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医书中已有赤芍、白芍分类记载,如《小品方》引《广济方》“理癖气腹痛两肋胀满食少方”用赤芍(芍)药,《医心方》引《广利方》“理癥瘕胀满坚硬如石,肚皮上青脉浮起方”用赤芍(芍)药。唐代《外台秘要》^[16]中含有芍药的方剂多以芍药之名记载,在其卷十八中有“又麻人丸疗大便坚小便利而不渴方”,药物组成与麻子仁丸相同,且以芍药处方。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凡茯苓芍药,补药须白者,泻药唯赤者”^[17]。其“白补赤泻”之说成为后世区分赤芍、白芍功效的重要依据。《备急千金要方》中有类似于今本《伤寒论》的麻子仁丸记载,同样以芍药处方,不在卷七至卷九的伤寒卷,而是在卷十五即脾脏上卷。由上可见,唐代医家已认识到赤芍、白芍功效不同,开始分别使用。

2.2 宋及以后方书分别记载赤芍、白芍,麻子仁丸隐含使用赤芍之意

北宋淳化本《伤寒论》(即《太平圣惠方》^[18]所记载的《伤寒论》部分)成书时间在唐本与宋本之间,存在着芍药、白芍药、赤芍药三种名称。在卷二“诸疾通用药”中记载的时气、伤寒、中恶及虚劳等诸疾下载有芍药,而在以“伤寒”二字冠首的卷八至卷十四中,附子汤、小青龙汤及和气白术散等用白芍药,桂枝汤、桂枝附子汤等均用赤芍药。书中未见麻子仁丸原方,但在卷二十九与卷五十八中有治“虚劳气壅大便秘涩”及“热结秘涩”的麻仁圆方,均用赤芍药。宋代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9]亦存在芍药、赤芍药、白芍药三种名称,大柴胡汤、柴胡升麻汤等用赤芍药,桂枝汤、脾约麻仁圆(即麻子仁丸)所用为芍药,而大山芋圆、十四味建中汤、乐令建中汤、十全大补汤等治虚偏补的方剂均用白芍药。此外,流传至今的宋本《伤寒论》中芍药甘草汤中记载为白芍

药,其他方剂如麻子仁丸中均记载为芍药。宋代医家许叔微认为,《伤寒论》中所载芍药为赤芍药,并在《伤寒九十论》中指出“《神农本草经》称芍药主邪气腹痛,利小便,通顺血脉,利膀胱大肠,时行寒热,则全是赤芍药。又桂枝第九证云,微寒者,去赤芍药。盖惧芍药之寒也。惟芍药甘草汤一证云白芍药,谓其两胫拘急,血寒也,故用白芍药以补,非此时也”^[9]。综上可知,宋代医方中赤芍、白芍已明确分化,宋本《伤寒论》中只有芍药甘草汤中使用白芍药的原因,可能是北宋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校订《伤寒论》时结合同时代本草赤芍、白芍分化记载,认为《伤寒论》中除芍药甘草汤外均应使用赤芍药。

金元时期的《珍珠囊》载白芍药,曰“其用有六:安脾经一也,治腹痛二也,收胃气三也,止泻利四也,和血脉五也,固腠理六也”;又云其“酸苦,阴中之阳,白补赤散,泻肝补脾胃,酒浸引经,止中部腹痛。去皮用”^[10]。《珍珠囊补遗药性赋》也只载白芍药,并谓“其用有四:扶阳气,大除腹痛;收阴气,陡健脾经;堕其胎,能逐其血;损其肝,能缓其中”。明代《雷公炮制药性解》中已明确对赤芍药、白芍药分别论述,曰“白芍药,味酸苦,性微寒,有小毒,入肝经,主怒气伤肝、胸腹中积聚、腰脐间瘀血、腹痛下痢、目疾、崩漏,调经安胎;赤者专主破血利小便,除热明眼目”^[11]。由此可见,宋、金、元时期白芍、赤芍分化已相当完善,并且其功效较前代有了进一步发展。

3 麻子仁丸所用芍药为赤芍发微

许多医家认为,麻子仁丸的主证是胃强与津伤并存,为虚实夹杂之证。方中大黄、厚朴、枳实攻邪,麻仁、芍药滋阴。由病因病机反推使用白芍的原因,是其具有安脾阴、益脾气功效。清代王子接在《绛雪园古方选注》中言“下法不曰承气,而曰麻仁者,明指脾约为脾土过燥,胃液日亡,故以麻、杏润脾燥,白芍安脾阴,而后以枳朴大黄承气法胜之,则下不亡阴”^[12]。然张仲景时代赤芍、白芍并未区别,单纯从病因病机推断古方用白芍的方法有失严谨。经由同时期本草与医方著作互参可知,张仲景时代所用芍药可能为现代的赤芍,原因有二:1)成书年代最接近东汉末年的《名医别录》记载的芍药净制方法为“采根暴干”,与现代赤芍的净制方法类似。首个要求芍药炮制需去栓皮的记载见于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雷公炮炙论》,

与东汉相隔有数百年之久,由此推断《伤寒论》中的药物净制方法与成书时间更近的《名医别录》更相似,可能是直接“采根暴干”。《伤寒论》中所载方剂不仅写明药物剂量,而且在需特殊净制或炮制的药物后均有注明,例如桂枝去皮、麻黄去节、附子生用或炮用等,但芍药并无特殊说明,推测张仲景时代所用芍药的净制方法与当时流行方法并无不同,即不去皮、不水煮直接使用,类似于《名医别录》记载的芍药净制方法。2)除按照净制方法推测张仲景所用芍药更可能为赤芍之外,同代本草及医方的药物功效也可佐证,如成书时间与《伤寒论》接近的《神农本草经》载芍药“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癥瘕,止痛”,且可“利膀胱、大小肠”,可见此芍药确有攻邪破积除痹之功,与现代赤芍的功效十分相近。

综上可知,张仲景在《伤寒论》麻子仁丸中所用的芍药当为现代的赤芍,但是彼时毕竟不同于今日,古代区分赤芍、白芍多依据花色及根色,而现代则主要依据是否去皮,故不可将现代赤芍、白芍与古代赤芍、白芍及古代芍药机械等同,临床运用方药时需加重视。

参考文献

- [1] 神农本草经 [M]. 森立之,重辑. 上海: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60.
- [2] 名医别录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536.
- [3] 冉懋雄. 现代中药炮制手册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356.
- [4]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502-567.
- [5] 日华子本草 [M].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8.
- [6] 苏颂. 本草图经 [M]. 尚志钧,辑校.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54.
- [7] 唐慎微.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201.
- [8] 王好古. 汤液本草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35.
- [9] 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 [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02.
- [10] 陈嘉谟. 本草蒙筌 [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135.
- [11] 李时珍. 本草纲目 [M]. 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370.
- [12] 钱超尘. 宋本《伤寒论》刊行后流传演变简史(二) [J]. 中医药文化,2004,21(3):28.
- [13] 杨金萍. 《神农本草经》与宋本《伤寒论》药名差异考辨:以《神农本草经》中的术、芍药、桂、枳实为例 [C] // 甘肃省卫生厅. 中国庆阳 2011 岐黄文化暨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史文献分会学术论文集. 2011:16.

(下转第 174 页)

“五彩相会”，段玉裁注曰“所谓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也，引申为凡参错之称”^[4]。因此，“杂子”的意思可能有二，一是穿着五彩衣裳的神仙，二是众多理论的杂烩。方药内容可能见于《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泰壹杂子黄冶》三十一卷中。“黄冶”是道教术语，指用丹砂炼成的黄金，可见《泰壹杂子黄冶》应该与后世道教的炼丹术有关；而芝菌目前也仍是道教养生药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神农本草经》中也有许多关于久服某药能“轻身不老，通神明”的描述。按摩导引的内容可能见于《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步引”可能为导引的一种，而“按摩”应该就是指按摩的方法。“技道”，《汉语大词典》解释为“技术、方术”，同时根据《淮南子·道应训》中“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愿以技贲一卒’”的记载，及金冯壁《送国医医师颜企贤》诗云“技道精微仍远引，就非轻举亦几仙”，此处《神农杂子技道》应该是指修炼成仙的方术集合。

由此可见，古人在对生命的超越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有能自圆其说的神仙偶像和传说理论，又探索了运用饮食与药物对人身体机能进行提升，还尝试通过日常的活动来达到成仙的目的，并创造了一系列的神仙方术。

5 小结

通过对《方技略》的分类与书目进行探索，分析了其中反映的西汉时期人们的传统生命理念。人们认为生命是可以被认知的，其规律与天地万物相似，所以气、阴阳和五行等世界观的内容也可以作为医学上的方法论。于是天地万物之间便有了纽带，可以相互影响，取有余、补不足，药物理论便

也由此升华。原先或许是以经验为主的单味药占治疗疾病的主流到了西汉时期，经方已经大量出现并流传于世，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已经由某药治某病演化为某些药可以通过一定的配伍规律进行组合而达到更好的治疗疾病的效果。并且在对于用药法则的细化上，进行了不同人群与不同疾病两个角度的分类，表明西汉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十分深入，有了内、外、妇、儿各科用方不同的意识。同时还有了疾病护理的意识，并从进食宜忌方面进行了论述。西汉时期对房事也十分重视，认为这是情性与道的终极体现，关系到整个族群的繁衍，对房中理论、男女身体的调养以及优生优育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此外，还认为生命是可以超越的，即人通过后天的修炼可以达到不老不死的神仙境界，并试图通过创造神仙偶像和相关理论、研究和服食药物以及锻炼身体等方法来实现这一设想。

《方技略》末尾有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古今人类的生命岂有不同？世界的变化不过只是生活场景与道具的改变，对于传统生命理念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深入观察，更接近生命的真相。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2] 杨鸿飞. 《汉书·艺文志》研究综述 [J]. 文教资料, 2013 (31): 29-31.
- [3] 孔颖达. 周易注疏 [M]. 王弼, 韩康伯, 注. 陆德明, 音义.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7.
- [4] 董仲舒. 春秋繁露 [M]. 周桂钿,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1.
- [5] 章学诚. 校雠通义通解 [M]. 王重民, 通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6.
- [6] 许慎. 说文解字注 [M]. 段玉裁,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2.

(收稿日期: 2017-09-18; 修回日期: 2017-10-20)

编辑: 黄 健

(上接第 171 页)

- [4] 钱超尘. 影印《金匱玉函經》校注考证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5: 317.
- [5] 王焘. 外台秘要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 503.
- [6]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275.
- [7] 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8: 230-237.
- [8] 太平惠民和剂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 123.

- [9] 许叔微. 许叔微医学全书 [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168.
- [20] 张元素. 珍珠囊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1: 55.
- [21] 李中梓. 雷公炮制药性解 [M]. 上海: 上海卫生出版社, 1956: 5.
- [22] 王子接. 绛雪园古方选注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 181.

(收稿日期: 2017-09-26; 修回日期: 2017-10-26)

编辑: 黄 健